

留住春梦

〔美〕芭芭拉·泰勒·普瑞弗 著

高克 译

上册

华艺出版社

11185 7/500 -12

留住春梦

作者：〔美〕芭芭拉·泰勒·普瑞弗

译者：高克

华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年轻美丽的女郎玻拉出人意料的被指定为艾曼庞大豪富的家族继承人，而玻拉仅是一个生性多情、豪爽奔放，于情人不惜耗散所有精力的女郎，怎么也不可能令人信服地承担这一重职，而恰恰是她的祖母艾曼在她那里发现了自己情欲、权力的春梦，而要使这个春梦延续下去，其承担者只能是女人。这场继承权的苦斗实质上演变成一场男人和女人的战争，家族内外几乎所有的男人唯有她的情夫不是她的敌人，她背着丈夫，拼命地对其情夫倾喷情火欲焰……

她的多情、任性成了家族内外敌手攻击她的致命弱点，同时也是动摇家族牢实根基的严重威胁……

素 琳 人 要 主

第一部 女家长

说真的，我未曾梦想
要这么多，可是，随
着年龄增长，愈敢冒
险挑战，也愈敢多做
一点。

——蒙田

主要人物表

女家长

艾曼·哈特 (Emma Harte)

她的孩子

埃得维娜 (Edwina) —— 艾曼和爱德文·斐利的私生女。

克里斯多夫 (Christopher) —— 艾曼和第一任丈夫乔的儿子。

罗宾 (Robin) —— 艾曼和第二任丈夫亚瑟的儿子。

伊丽莎白 (Elizabeth) —— 艾曼和亚瑟的女儿，罗宾的孪生妹妹。

黛西 (Daisy) —— 艾曼和麦保罗的私生女。

她的孙子辈

波拉 (Paula) —— 黛西之女。

菲利浦 (Philip) —— 黛西之子。

爱梅丽 (Emily) —— 伊丽莎白之女。

亚历山大 (Alexander) —— 伊丽莎白之子。

瑟若 (Sarah) —— 克里斯多夫之女。

詹纳森 (Jonathan) —— 罗宾之子。

安东尼 (Anthony) —— 埃得维娜之子。

亚曼姐 (Amada) —— 伊丽莎白之女，爱梅丽和亚历山大同母异父的妹妹。

弗朗西丝科 (Francesca) —— 亚曼姐的孪生妹妹。

她的曾孙

隆尼 (Lorne) —— 波拉之子。

泰莎 (Tessa) —— 隆尼的孪生妹妹。

她娘家 (哈特) 的亲戚

温士顿 (Winston) —— 艾曼的弟弟。

夏洛 (Charlotte) —— 温士顿之妻，艾曼的弟媳。

蓝道夫·哈特 (Randolph Harte) —— 温士顿和夏洛子，艾曼的侄子。

温士敦·哈特 (Winston Harte) —— 蓝道夫之子。

莎莉·哈特 (Sally Harte) —— 蓝道夫之女。

维妮·哈特 (Vienne Harte) —— 蓝道夫之女。

法兰克 (Frank) —— 艾曼的弟弟。

那塔莉 (Natalie) 法兰克之妻，艾曼的弟媳。

罗珊蜜德 (Rosamund) —— 法兰克和那塔莉的独生女。

艾曼的姻亲

大卫·艾默瑞 (David Amerer) —— 艾曼的女婿。

西之夫，波拉之父。

杰姆斯·斐莉 (James Fairley) ——波拉之夫，爱德文·斐利之孙。

玛格丽特·雷诺 (Marguerite Reynolds) ——亚历山大之妻，艾曼的孙媳妇。

欧尼尔一家

布拉奇·欧尼尔 (Blackie O'Nells) ——艾曼的老友，也是她的情人。

布莱恩·欧尼尔 (Bryan O'Nells) 布拉奇的独子。

吉若汀 (Geraldine) ——布莱恩之妻。

夏安·欧尼尔 (Shane O'Nells) 布拉奇之孙，布莱恩、吉若汀之子。

玛伦黛·欧尼尔 (Miranda O'Neill) ——布拉奇之孙女，夏安之妹。

罗拉 (Laura) ——布拉奇过世的妻子。

卡林斯基一家

洛纳·卡林斯基 (Ronald Kallinski) ——艾曼的挚友，大卫·卡林斯基和洁妮莎之子。

马克·卡林斯基 (Mark Kallinski) ——大卫之子。

米契尔·卡林斯基 (Michael Kallinski) ——洛纳·卡林斯基之子。

第一章

艾曼·哈特已经八十岁了。可是旁人却一点也看不出她有这么大把年龄，她向来也不把自己的年龄放在心上。一九六九年，明媚的四月上午，她坐在自己“皇家园”客厅的书桌前，又感觉自己变得非常年轻。

她背脊笔直，皱纹密布的眼盖下，一双灵活的绿色眼睛，依然是泼悍睿智，精明犀利，一瞥之间，一览无遗。很久以前，她那头红金色光泽的头发，已经变成满头银丝了。她的头发整理得一丝不乱，而且还梳着最时兴的发型。她那张椭圆型的脸上，丝毫看不出身为寡妇的憔悴，有的话，也只是岁月的刻痕。年轻时，她这张脸的轮廓很美，配著半透明的皮肤，如今随着春秋日高，她的美也逐渐褪色模糊。可是，只要她一出现，那一身时髦的装束打扮，依然引人注目。

处理繁忙的公事时，她只穿了件样式简单的羊毛套装，搽了些她喜欢的蓝色眼影。她上衣领口镶着白边，看来更具柔和的女性美，耳上戴着钻石耳环，此外并没有佩戴什么珠宝首饰，只有腕上的金表和戒指而已。

去年她生了一场肺炎，和病魔缠斗，总算好了过来。近来她身体相当硬朗，精力充沛，使她自觉年轻不少了。

艾曼想，我的问题，就是有发泄不完的精力，简直不知如何消耗掉才好，她沉着，放下了笔，靠在椅背上。一边想，一边笑了起来——只有那些手脚不勤的懒人，才会招鬼上门。我最好再找一个新的目标工作，免得闷出病来了。现在，她是间接在控制着庞大的哈特企业，哈特企业分布遍天下。确实，他们还是需要她继续监督，也不断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艾曼依然宝刀未老，勇于接受各项挑战。每次遇到挑战的时候，她全身的血液都兴奋起来。为了权，为了利，她用她的智慧，和各式各样的对手较量，以争取国际市场。久而久之，这已成了她的第二天性，也成了她长享富贵荣华的一项要素。

她站了起来，轻快地走过房间，停立在窗旁，深深吸了一口气。眺望外面蓝空，阳光耀眼，万里无云。枝头抽出嫩绿的叶芽在橡下的草坪上，还长了一丛水仙花，恣意开着淡黄色的花朵，在微风中轻轻摆动著。

“我像一片云，到处遨游，飘浮过高山深谷。突然，我看到一大片金黄色的水仙花。”一时兴起，朗声诵起诗来。突然想到——天啊！这不是华兹华斯的诗吗？还是在斐利乡下学校学的。这么久了，真想不到，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居然还记得。

伸手关上窗子，无意间瞥到手上那枚戒指，那枚上面刻着“麦”字的翡翠戒指，正戴在她左手的中指上。她想到这只戒指，也跟了她四十四年了。一九二五年五月那天，麦保罗为她套在指上，而把她和亚瑟·恩斯理的婚戒扔了。和亚

瑟的婚姻，真是一场劫难。

麦保罗为她套上那枚翡翠戒指时说：

“我们不需要牧师，”在那个令她毕生难忘的一天，他说道：“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妻子，我会永远爱着你，只有死亡，才能把我们分开。”

这之前的一天早上，她生下了他俩的孩子——黛西。他们都疼爱着这个孩子，她一直在宠爱中长大。所有的孩子中，她最疼黛西。就像孙子辈里，她最疼黛西的女儿波拉。波拉将继承她商业王国一部分的产业，还有麦保罗在一九三九年逝世时，留下的那份遗产。

一个月以前，波拉生下一对双胞胎，艾曼也升格当外曾祖母了。在这以前，她还没有过曾孙呢！明天，她就要带着这对曾孙，到斐利村的老教堂受洗。

艾曼噘起嘴，突然想到已逝的丈夫麦保罗，是否喜欢她这么做呢？这是波拉的丈夫杰姆斯·斐利的主张，他是个遵守传统的人，要婴儿受洗。

艾曼曾经报复过斐利家。她一辈子都在反抗他们，种下了血海深仇。最后，波拉嫁给了杰姆斯·斐利，才算化解了彼此的仇恨。现在，新的一代又诞生了，总是一个新的开始。

可是，当布拉奇·欧尼尔听到他们竟然选了那家教堂，惊得扬起了两道雪白的眉毛，咯咯地笑了起来。不过，他多少也有些感慨。布拉奇有几分怪罪她的意思，也许他是对的。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过去的都过去了，她痛恨的人，也都入土了，不再是她的麻烦。未来，才是她所关心的。波拉、杰姆斯，还有他们的孩子，才是她未来的一切。

艾曼踱回书桌，又想起斐利村。戴上眼镜，看着备忘录。外孙亚历山大，不久就要来见她。他是次女伊丽莎白的儿子，和大儿子克里斯多夫，一起经营在斐利的纺织工厂。这家工厂长期都是赤字，问题严重。她的脑海里，正研究着该怎么解决——关闭工厂？还是在承受得下的损失中，继续撑下去？艾曼打心底明白，最明智的决定，就是关闭这家工厂。可是，下这个决心很难。因为，斐利村是她诞生的地方，这家工厂，对她的意义非比寻常。等一下，她要问问亚历山大，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对策，希望他想得出来，她很快就会知道了。不久，他就会准时到达。

艾曼已经思索出，有一个可行之策，可以解决斐利纺织的问题。可是，她要试试看亚历山大是否有此商业头脑？她要给他一个机会，去处理问题。她承认，自己不断在测验这些孙子辈，这也是她的特权。如今，打下这片江山，都是苦干出来的。除了勤奋工作之外，坚定的决心，可怕的牺牲，和毫不放松的残忍，她一手缔造了自己的帝国，她也相信，只要是她想要的，她都能攫取。

一年前，她经过再三地斟酌考虑，深思熟虑，才选定了继承人。在遗嘱中，都没提到四个子女，反而选了孙子辈。她还得以这双老眼，好好细察详审第三代。评估他们的能力，挑出他们的缺点，可是，她还没找到一个人，足担大任。

一阵刺痛，她的希望突然幻灭了。不，这不是真的，一定有那么一个！只是，这个人，我又不敢完全信任。

艾曼打开了未上锁的上层抽屉，拿出一些文件，一一研究着孙子辈的名字。这是昨天晚上心绪不安，信手列出的。

她眯着眼睛，一一看着这些名字，她想，我总不能疑心每个人。

看到其中一个名字时，她的目光停住了。沉思着，又悲伤地摇摇头。

如果有人对她不忠，艾曼已经不会惊讶了，这么多年来，她已经被磨得非常机敏。艰苦卓绝的精神，冲过许多狂风骇浪。事实上，难得再有什么事，令她惊讶的了。冷眼看世人，她早明白了人们最卑贱的一面，包括她的家人在内。

去年，她的秘书葛伊发现，她四个大孩子，都对她图谋不轨。每个人都有贪婪、骄矜、充满野心。他们以秘密的手段，想要攫取她的帝国。

她对他们的背叛，先是震惊、痛心，很快的就转为一股凶残的怒气，马上以圆融的技巧，和高超的手段来处理这件事。这是她面对任何对手的一贯作风，把自己的感伤放在一边，完全以她超人一等的智力来对付。在过去，多少次的大风大浪，都是这样度过的。

当她以智力击败了那些愚蠢的阴谋者，她可以好整以暇，看着他们慌了手脚，苦苦挣扎。事实上，她也感到心寒齿冷，明白肉未必浓於水啊！这使她震惊，也使她变得更坚韧。骨肉亲情，比不过财势重要。尽管对子女感到失望透了，可是虎毒不食子，再怎么，他们总归是自己的孩子，她还是相信，他们会是爱她的，只是，对自己的判断力，要重新估价。

她把这些孙子的名字，一一在心中思量着。或许她是错了。她真希望自己错了。她凭藉的只是一分直觉和预感。不过，能缔造出今日这等规模，则全仗着她的睿智。

可是，面对这困难的选择，艾曼认为，她还需要好好观察，需要时间来考虑他们。在这么做时，必得有些无情的举动，隐藏住自己真实的感觉。不过，真有必要，她也会抛条绳子去搭救。她在心中暗想。

这些孙子辈，还会背叛她吗？艾曼也仔细想过各种可能性。这时，她的脸变得阴沉冷酷，眼睛也变得更黑。她实在不喜欢再提起剑，护卫自己和对自己有兴趣的一切。

她疲惫地想到——在她一生中，历史总是一再重演，她真不想重见那些麻烦。艾曼颓然把名单放回抽屉，锁好，把钥匙放在口袋里。

艾曼·哈特有一项令人羡慕的本领，她能把尚未解决的问题，放置一边，然后按事情轻重缓急，先后处理。所以，她能克服琐屑的烦恼。就算那些孙子辈，也一样不值得她信赖，而且是她可能的对手，她也尽量不去多想。

她的孙子亚历山大，不久就会来。

艾曼看了看手表，距十点半只差十五分钟了。他非常准时，简直像个准时的魔鬼一样。艾曼想到这儿，忍不住笑了起来。上个星期，她让他等候，他居然还叱责她。他也永远弄不懂自己的母亲伊丽莎白，竟然从不看钟，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艾曼一想到这个二女儿，刚才愉快的笑容也消失了，脸上又罩上一层霜。

对伊丽莎白，她的忍耐力简直到了极限。她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丑闻，结婚离婚视如家常便饭，个性既善又变又不稳定。她太了解伊丽莎白了，她完全继承了她父亲（艾曼第二任丈夫亚瑟·恩斯尼）的劣根性。亚瑟·恩斯尼是一个懦弱、自私、又自我放纵的男人。这不幸的缺点，全遗传给了

他的女儿，如出一辙。这个美丽、狂野的伊丽莎白，藐视所有的规则，是个很难驾驭的女人。艾曼明白，她也相当不快乐。这种悲剧性格，虽然令人同情，可是也更容易惹祸上身。

她在想，这个女儿，这时不知在哪儿了。可是，艾曼立即打消了这个想头，想这些也想不出结果来。上次宣告了遗嘱，让亚历山大取代他母亲的位置。因为艾曼发现，这四个孩子都背叛了她。亚历山大原先非常钟爱自己的母亲，自此之后，他对伊丽莎白也变得冷淡了。伊丽莎白受不了，经常歇斯底里地发脾气，纵声大哭。最后，她意识到，这么做只是浪费时间，于事无补，总算停止了。面对儿子脸上冷漠、不赞同甚至是轻视的表情，她也只有投降，她太重视儿子的爱，也不再对他吵嚷。艾曼尖刻地想，这也不会维持太久，伊丽莎白很快又会故态复萌，这个女儿，既愚蠢又惊慌。

想到孙子亚历山大，艾曼心中又感到温暖和满足。亚历山大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强又正直的男人。工作卖力，值得信任。不过，比起表妹波拉，他是有些逊色了。他缺乏了波拉那种杰出的商业眼光和判断力。不过，他虽然保守，还颇有弹性，这倒也弥补了保守性格的缺憾，遇有必要，他也能折衷处理。亚历山大处理任何事，眼光都很正确，这点又使艾曼对他恢复了信心，再说，他和自己一样，是个讲求实际的人。

过去这么多年间，亚历山大对艾曼一直忠心耿耿。她没后悔，把哈特企业百分之五十二的股份，转到他的名上，成了哈特企业最主要的继承人。她一直要他管理工厂，让他真

正去了解，去掌握住每方面的情形，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训练。此外，她也希望他勤奋工作，有一天，要让他完全接掌哈特企业。

她控制着哈特企业的羊毛厂、成衣厂、地产及贸易公司，还有约克夏联合新闻公司。这些产业，值上好几百万英镑。她一直认为，亚历山大的作风，太过谨慎小心，只怕魄力不够，承担不起。不过，她也并未骤力决定。在她悉心筹划下，他的表现十分稳健，一直循着她多年来的指导方针，这点，完全合乎她的心意。

艾曼又看看备忘录——今天中午，和亚历山大的妹妹爱梅丽聚餐。

爱梅丽将在一点钟到达。

这星期，爱梅丽打过一通电话给艾曼，说有很重要的事和她讨论。艾曼心里有数，她很早以来就知道她的问题。不过，她只是惊讶；这个外孙女，以前怎么都没和她讨论。她沉思着，不禁皱起了眉头。两星期之前，她对爱梅丽的事，已经有了决定，可是，爱梅丽会同意吗？她问着自己。这时，艾曼又把目光掉回备忘录上。

波拉在傍晚之前，会来一会儿。

她和波拉将讨论克洛斯的案子。艾曼决定将这事交给波拉去谈判，看她怎么个处理法。她的嘴角，又流露平常一贯坚毅的精神，正聚精会神研判着亚尔交通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就是克洛斯父子——约翰·克洛斯，和塞普·克洛斯。公司负债的数字，真是可怕！把财政问题搁在一边，据波拉说，其他方面都不是困难。

“婆婆，让我们买下这家公司。”几星期前，波拉会对

她这么说：“虽然亚尔公司的情况很糟，可是主要的症结就是经营不善，良莠不齐，又做了多种投资，才把公司整个拖垮，弄得赤字连连。”接着，波拉说出了她一步一步的改良计划。于是，艾曼指示外孙女，马上着手和对方展开洽谈。

波拉也兴致勃勃，准备着手这项工作。艾曼相信，和克洛斯父子洽谈，波拉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她十分精干坚韧，足当胜任。艾曼指派她这项任务，她也没推托。做这项工作，一定要思虑敏捷，又有生意眼，估计绝对要捏拿得准。艾曼见她一口就答应了下来，相信近来，她的自信心又增强了许多。

艾曼又看了看手表，有一阵冲动想打电话给波拉，可是终于又忍了下来。本来，她很想透露给她约翰·克洛斯的秘密情报，教她要如何应付他。想想，还是让波拉独自处理，不要让波拉认为，外祖母总是在背后操纵她。

电话铃响了，艾曼伸手去接。

“喂？”

“艾曼姨婆，我是夏安·欧尼尔。你好吗？”

“当然好。夏安，真高兴听到你的声音。我很好，谢谢，想来你也好吧！我正打算明天找你，明天我那曾孙要受洗。”她一面说着，一面摘下眼镜，放置在桌上，把身子深靠在椅背里，好好休息一下。

“艾曼姨婆，在这之前，我急欲见你一面。今晚，你是否愿意出城一趟，和两个有趣又可爱的单身汉在一起？”

艾曼开心大笑。

“还有一位单身汉是谁呢？”

“还会有谁？当然是爷爷啰！”

“他真是有趣又可爱的人，不过，你如果问我，我★说，他快要变成一个老糊涂了。”

“亲爱的，我可不同意哟！”布拉奇朗朗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了过来，他一定是把话筒从孙子手上抢了过来。“别看我一大把年纪，我可是宝刀未老哩。只要你给我一年半的机会，一样可以为你经管钱财。”

“亲爱的，我当然相信你能。”艾曼对着话筒微笑着，想到他，她的心就温暖。“无论如何，今晚我不能接受你的邀请。亲爱的布拉奇，我有些家人待会来了，我得留在这儿。”

“不！”布拉奇断然打断了她的话。“你明天还可以见他们。现在，亲爱的，别拒绝我。”他哄着她：“别让你可爱的伙伴难过，目前，有一项重要的公事，想和你一起合计一下。”

“喔？！”艾曼不由得回心转意了。布拉奇已经退休了，把公司也交给儿子布莱恩和孙子夏安。这会儿他会急欲见她一面，不免激起了她的好奇。“是什么事呢？”

“艾曼，电话中不方便讨论。”布拉奇温和的叱责她。“而且，几分钟之内，也讲不清楚。最好边吃边谈，如何？”艾曼笑了，心里纳闷着到底是怎样的公事。可是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勉强答应着。“也罢，那么就让那些孩子自己想办法吧！说实在的，我真不希望定在今晚。小女儿黛西和她丈夫大卫都会来。不过，要和家人团聚，也不算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好吧，我答应你。你和你那莽撞的孙子，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啊？”